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 全 译 本 ◆

咆哮营的幸运儿

[美国] 布赖特·哈特 / 著 刘岩 / 译



The Luck of the Roaring Camp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世 / 界 / 文 / 学 / 名 / 著 / 典 / 藏

The Luck of the Roaring Camp

咆哮营的幸运儿



[美国]布赖特·哈特 著

刘 岩 译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 国 · 广 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咆哮营的幸运儿 / (美) 哈特著 ; 刘岩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6.2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 黄禄善主编)

ISBN 978-7-5360-7279-4

I. ①咆… II. ①哈… ②刘…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2576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执行策划: 罗磊戈

责任编辑: 刘玮婷 梁秋华

特邀编辑: 康志刚 金泽龙

技术编辑: 薛伟民 陈诗泳

装帧设计: 陈必琴

封面绘画: 梦 琴

插图绘画: 阮 建 等

排版制作: 陈 玲

策 划: 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书 名 咆哮营的幸运儿

Paoxiaoying de Xingyun'er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州市番禺艺彩印刷联合有限公司

(广州市番禺区石基镇小龙村岐山路 88 号)

开 本 889 毫米×1194 毫米 32 开

印 张 14.375 2 插页 9 插图

字 数 303,000 字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7.00 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http://www.fcph.com.cn>

海豚传媒常年法律顾问:湖北珞珈律师事务所 王清 027-68754966-227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

The Luck of the Rearing Camp



目录

咆哮营的幸运儿	1
扑克滩放逐的人们	14
田纳西的伙伴	25
密格尔丝	34
红谷之歌	48
梅莉丝	58
满潮标	83
斯卡格斯太太的丈夫们	93
圣诞老人到辛普森洲来了	124
异教徒李顽	141
约翰·奥克赫斯特先生的冒险经历	155

Contents



内华达山区的天真少女	176
土卢姆的玫瑰	196
约翰逊的“老婆子”	218
劳雷尔溪的女邮政局长	232
五岔口的傻瓜	251
红狗的女继承人	272
五个“孩子”的妈妈	287
巴克的运气	298
菲德镇的一段插曲	320
司令官的右眼	365
索拉诺来的人	373
没出息的人	380
卡拉维拉斯的布朗	385
一项传教使命的转变	398
湿地中的男人	420

咆哮营的幸运儿

咆哮营又变得骚动起来。但这绝不是因为一场决斗，因为在1850年，决斗早已是习以为常的了，不至于让全体居民聚集过来。沟渠和矿场上的人们都来了，就连塔特尔杂货店的赌徒们也来凑热闹了。记得法国佬皮特和夏威夷来的乔在酒吧前拔枪决斗互射而死的那天，这些赌徒们也只是泰然自若地继续打牌。整个营地的人都聚集在开阔地边上的一间简陋的屋子前，尽量地压低谈话声音，但一个女人的名字却常常被提及，一个营地上的人们相当熟悉的名字——“切罗基人萨尔”。

也许越少提到她越好，她是一个粗俗的女人，恐怕身上还背负着极大的罪孽。但那时，她是咆哮营里唯一的女人。她痛苦地躺在那里，急需其他女性的帮助。她放荡、被人遗弃、无可救药，即使此时能够得到女性的同情，形单影只的她也必然要承受着殉道士般的痛苦。在生命最初的孤独中，分娩的痛苦^①降临在她身上，使这一惩罚显得额外可怕。或许上天真的要惩罚她，借此赎回她身上的原罪^②，在她最需要女性的温柔和关怀的时候，只能看到那一张张轻蔑的男性的面孔。依

① 据《圣经·创世纪》，夏娃受到蛇的诱惑偷吃了智慧果，然后夏娃又劝亚当吃了智慧果，被上帝逐出了伊甸园。作为惩罚，上帝对夏娃说：“我要大大增加你怀孕的痛苦，你必在痛苦中生产儿女。”

② 原罪一词来自基督教的传说。基督教认为，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违背上帝的意志，是“亏欠了上帝的荣耀，这罪遗传给后世子孙，成为人类一切罪恶、灾难、痛苦和死亡的根源”。人一生下来，在上帝面前就是一个“罪人”。

在我看来，她身边的几个旁观者也许被她的痛苦打动了。桑迪·蒂普顿关注着她，沉思着，竟然忘记了自己袖子里的纸牌：一张“A”和两张“J”。可以看出当时的情形是很不寻常的，死亡在咆哮营十分常见，但新生命的诞生却是件新鲜事。在营地里，人们一旦被强制驱逐出去，就再没有回来的希望；但这次却是有人一出生就被带进了营地，这才引起这样的骚动。

“你进去，胖子。”一个被称作肯塔克的、有点身份的人对旁边一个闲着的人说道，“你进屋去看看能不能做点什么，在这种事情上你是有经验的。”

也许这种选择是正确的。胖子曾经被公认为是两个家庭的头儿。事实上，正是因为他在这样的事情上有违法行为，咆哮营这座避难所，才会多了一位成员。人们都十分赞同这个决定，因为胖子够机灵。这个临时的外科医生、接生婆走进屋去，关上了门。营地的其他人都坐在屋子外面，抽着烟斗，等待着消息。

门外聚集了百余人，他们当中，有一两个是真正的逃犯，有几个是罪犯，但营地的全体男人都是做事不考虑后果的莽汉。人们从外表上丝毫看不出他们过去的经历和身份。最凶恶的歹徒长着一张拉斐尔笔下人物般和善慈祥的脸、有着一头浓密的金发；大赌徒奥克赫斯特显现出哈姆雷特般幽怨的神情；最无情、最有勇气的人，身高却仅仅5英尺，嗓音温和，态度羞涩。“暴徒”这个词加在他们身上只是一种说法，而非一个定义。也许营地上的人在一些无关紧要的地方，如手指、脚趾、耳朵等都有些欠缺，但却丝毫不影响他们整体的威慑力。最强壮的人右手只有三根手指，最棒的枪手也只有一只眼睛。

这便是散坐在屋子周围的人们的身体状况。营地坐落在三角形的河谷中，两面靠山，一面靠河，唯一出口是一条险峻的小路，越过屋子对面的山顶。月亮渐渐升了起来，月光照在小路上，此时受难的女人躺在床铺上，或许她看到了那条小路，像一条银色的丝线一样曲曲折折，盘旋而上，直到消失在

满天的群星里。

屋外点燃了一堆干松枝，聚集在屋外的人们也感到了一丝温馨，咆哮营里轻浮散漫的生活作风慢慢地显现了出来。大家开始恣意地拿结果打赌。有三五个人认为“萨尔能挺过去，甚至连孩子也能活下来”；有的人还拿将要出生的孩子的性别和肤色打起了赌。正当人们激烈地争论时，喊叫声从最靠近屋门的人那里传来，其他人都停下来静静地倾听。松枝吱吱嘎嘎地摇摆着，河水奔腾着，木柴噼里啪啦地燃烧着，突然一声清脆的啼哭声——那营地里从未有过的哭声掩盖了其他一切声音。松枝停止了呻吟，河水也不再咆哮，篝火也安静地聆听着。整个大自然仿佛也在屏住呼吸，侧耳倾听着动静。

全营的人起身站起！有人提议点燃一桶火药，但出于照顾产妇的考虑，人们还是谨慎了些，只是用手枪开了几枪。或是咆哮营的外科医疗条件太过简陋，或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萨尔很快就撑不住了，一小时内，她就爬上那条通往天堂的崎岖之路，丢下了她在咆哮营的羞耻和罪恶，永远不再回来了。我认为相对于萨尔的离去，更让人们闹心的是孩子的命运。有人问胖子：“他活下来了吗？”得到的答案是——不确定。营地中唯一与萨尔同一性别，而且可以做母亲的是一头驴子。虽然有人猜测用驴子喂奶能否行得通，但人们还是试了下。这比古代的罗穆卢斯和瑞摩斯^①的喂养方法还可行些，而且显然也很成功。

焦急的人们又花了一个小时将剩下的琐事办妥。门打开了，他们排成了长长的一队，挨个走了进去。用毯子覆盖着的萨尔的尸体被放在低矮的床铺上，也可以说是块木板，轮廓清晰。在旁边的松木桌上，摆放着一个蜡烛箱，咆哮营的新生儿被一块红色法兰绒包裹着，躺在里面。在箱子旁边是顶帽子，人们很快就明白了它的用途。“先生们，”胖子带着一种庄重、

① 传说中战神的孪生儿子，曾经被母狼喂养长大。

理所当然的神色讲道，“请各位从前门进来，绕过桌子，再从后门走出去。经过在那边的帽子时，为这个孤儿捐点什么吧。”第一个进来的是个戴帽子的，他张望了下四周，赶忙将帽子摘下，不经意中他的做法为其他人定下了规矩。在这种地方，好习惯和坏习惯都是有传染性的。人们陆续走了进去，议论着，多数的评论都是对着“倡议人”胖子所说的：“是他吗？”“多小的人啊！”“血色可不好。”“只有德林吉枪那么大啊。”捐赠品也是五花八门：一个银色的香烟盒、一枚西班牙金币、一只镶银的海军手枪、一块金子矿石、一条精美的刺绣手绢（是由大赌徒奥克赫斯特捐赠的）、一枚镶钻的胸针、一枚钻戒（捐赠人说，是那枚胸针给了他想法：我见过这枚胸针，当时上面还多了两颗钻石）、一条硬头软鞭、一本圣经（捐赠者不明）、一根金马刺、一把银色汤匙（很遗憾地说，上面的名字并非是捐赠者本人）、一把外科医生用的剪刀和一把小手术刀、一张价值5英镑的英格兰银行的支票，此外还有大约价值200美元的零散金币和银币。捐赠进行时，胖子就像他左面的死者那样沉默无语，表情又像右边新生儿一样，难以捉摸的严肃。只是那时的一个小意外打破了好奇的捐赠队伍里单调的气氛。当肯塔克好奇地低下身靠近蜡烛箱时，孩子突然转过身，一阵痛苦的痉挛后，紧紧地抓住了肯塔克摸索的手指，好一阵儿没放手。肯塔克看上去傻乎乎的，还很羞涩，饱经沧桑的脸颊上泛起了一阵红晕。“可恶的小不点儿！”肯塔克说，随后将手指抽了回来，是那样出人意料的小心和温柔。走出去时，肯塔克把那根手指和其他的手指分开了一点，好奇地望着它。“可恶的小不点儿。”他看着手指说道。事实上，他似乎很喜欢再多说几遍。“他紧紧地抓住我的手指，”他伸出手指，对蒂普顿说，“可恶的小不点儿！”

全营的人4点钟了才去休息。屋子里点着一盏蜡烛，守夜人——胖子，一夜没睡，守在那里。肯塔克也没有睡，他爽快地喝着酒，兴致勃勃地谈论着他的经历，每次结尾都无一例外地加上那句“可恶的小不点儿”。似乎这样可以宣泄掉内心压

抑的情绪，肯塔克这样的男子汉也是有弱点的。当其他人都入睡了，肯塔克走到河岸旁，吹着口哨沉思着，而后起身走向峡谷。经过屋子时，他装出一副不经意的样子，在一棵红杉树下停下来又向回走，再次走过那间屋子。在离河岸还有一半路的时候，他转身回去敲了敲屋门，胖子开了门。“情况怎么样？”肯塔克说，他把目光移到蜡烛箱上。“一切都好！”胖子说，“有什么事吗？”“没什么。”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尴尬的沉默。胖子仍然把着门。肯塔克把手指伸向胖子，打破了尴尬，“他抓住了我的手指，可恶的小不点儿！”说完转身离开了。

第二天，咆哮营的人们以他们所能提供的简陋的方式为萨尔挖了个墓穴。大伙儿将她的遗体埋在山腰后，按照惯例，聚在一起商量如何安置她的孩子。大家一致热烈地通过了收养这个孩子的决议，但是如何才能满足抚养孩子的需要呢？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随之而来。平时咆哮营里的争论都伴有极强的人身攻击倾向，但出人意料的是，这次竟然一句脏话也没出现。蒂普顿提议应该将孩子送到红狗去，那里离咆哮营40英里远，可以找到女人好好照料孩子。不幸的是，建议被大家强烈地否决了。很显然，凡是要将孩子和大伙儿分开的提议在这里都是行不通的。“还有，”汤姆·赖德说，“红狗那帮家伙作为交换，会将其他孩子推给我们的。”咆哮营和其他地方一样，总是对别的营地不信任。

有人提议请个女保姆来营地，也被否决了。反对的人说没有一个正经的女人愿意来咆哮营安家，而且还表明“他们也不再需要女人了”。这句残酷的话隐约地提到了孩子故去的母亲，看上去是很不近人情的，但确是咆哮营第一次开始重视礼貌的表现——咆哮营开始面貌一新的迹象。胖子没有发表意见。可能他觉得不应当去干涉别人的选择，尤其是那些想接替他的人。当别人问他时，胖子坚决地表示他和“吉尼”——那个前面提到的哺乳动物，可以想办法养活这个孩子。大家都对这样一个想法独特、不依赖人、有英雄气概的建议十分欢迎。胖子还得继续干下去。他们还从萨克拉门托

买了些东西回来。“听好了，”会计将一袋子金沙塞到邮差的手中，“尽量买些最好的东西回来——花边，你知道，金银装饰物、针织品和褶边——别他妈的在乎价钱！”

说来奇怪，孩子渐渐长大了。或许山区宜人的气候弥补了这里物质的匮乏。大自然将这个孩子紧紧地揽入自己宽阔的胸怀。在内华达山区丘陵地带极佳的自然环境中：新鲜芳香的空气，那种可以使人精力充沛、神清气爽的大自然的杰作——那孩子可能已经找到了食物和养分，或者是一种微妙的化学作用将驴奶变成了他身体中的磷和钙。胖子坚持那是由于后面的这一原因，以及自己对孩子无微不至的照料。“我和那头驴，”他喜欢说，“是孩子的父母！你，”末了胖子总是加上一句，对着那可怜的孤儿喊道，“长大了可不要当白眼狼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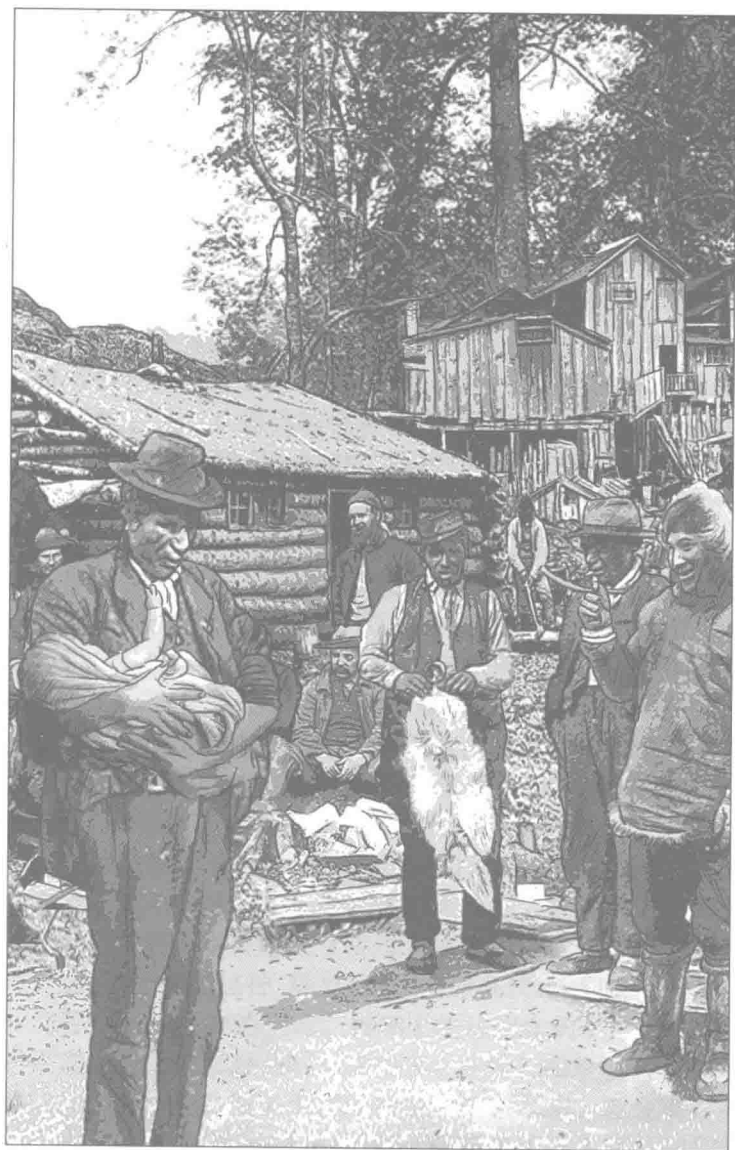
当孩子满月时，显然要给他起个名字了。大家通常都叫他“孩子”、“胖子家的孩子”、“山狗”（暗指他声音大），甚至还在使用肯塔克亲昵的称呼“可恶的小不点儿”，但所有这些称呼都显得模糊而不能叫人满意，因而在另一种影响下全部被废除了。赌徒和冒险家通常都是很迷信的，赌徒奥克赫斯特一天宣称这个孩子为咆哮营带来了“好运”。事实上，他们近来事事称心如意。“幸运儿”这个名字很快被大家接受，而且为了更方便一点，前面还加上了“汤米”。这里面没有提及孩子的母亲，父亲也不知道。“最好啊，”哲人般的奥克赫斯特说，“什么都重新来一下，叫他幸运儿，让他堂堂正正地开始自己的人生。”大家选了一天来举行命名仪式。读者已经可以想象得到咆哮营的粗鲁，毫无礼貌可言，当然也就能猜到这个仪式会是什么样子。仪式的主持人是个波士顿人，一个出了名的好开玩笑的家伙，而今天这种场合又像是大有发挥的空间，于是这位才华出众的讽刺家花了两天的时间来准备关于教堂仪式的讲稿，还加入了些本地的讽刺特色。唱诗班也花时间排练了一下，桑迪·蒂普顿将充当教父。可是当人们拿着旗帜、奏着乐行进入小树林时，孩子被放在一个假神坛前，胖子突然出来说：“弟兄们，我一向不喜欢扫人家的兴，”这个矮个

子坚定地望着四周的人们，“这事情让我觉得不太公平。这个小家伙什么也不懂，我们要是这样开他的玩笑未免太无耻了。而且要是说到孩子的教父的话，我看也没有人比我更有资格了吧。”大家听后，都低头不语了。为了让所有的幽默家感到自豪，据说第一个赞同这话的人正是那个讽刺家。“但是，”胖子趁势接着说，“我们来这里是进行洗礼的，咱们还是得完成它。上帝在上，根据美利坚合众国和加利福尼亚的法律，宣布你叫托马斯·幸运儿。”这是咆哮营里第一次在没有亵渎神灵的意味下说出了上帝的名字。这种洗礼的方式也许比讽刺家想象的还要滑稽许多，可是奇怪得很，没有人看得出来，也没有一个人笑出来。大伙儿严肃认真地给汤米起了个名字，就像他是一个正派基督徒家里的孩子一样，并且大家还按照传统哭喊起来，从中得到了安慰。

就这样，咆哮营人们的生活开始面貌一新。营地不知不觉地在变化着。小屋就分给了“汤米·幸运儿”，或是大家常叫的“幸运儿”；那里首先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屋子被精心地清洗过，而且粉刷一新。接着还铺上了地板、挂上了窗帘、糊上了壁纸。花梨木的摇篮用骡子从80英里外的地方驮回来，根据胖子自己的说法，“多少抢了其他家具的风头”，因此更新屋子里余下的家具就显得十分必要。大伙儿常来胖子这里闲逛，问问“幸运儿最近怎么样”，也都很喜欢屋子的变化。作为竞争对手的塔特尔杂货店出于自卫的考虑，激励自己，买来了地毯和镜子。咆哮营的人们从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外表，这也促使他们养成了严格的个人卫生习惯。而且胖子对于那些想要抱抱“幸运儿”、作为他们的荣誉和特权的人实行了一种“隔离政策”。出于某种谨慎的考虑，肯塔克丧失了这种特权，这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难堪。肯塔克性格粗鲁、不拘小节，这样一个早已习惯边疆生活的汉子，把衣服就看作是自己的第二张皮，像蛇皮一样，直到腐烂才肯脱下来。然而生活中微小的改进影响却是巨大的，从此以后，肯塔克每天下午竟然也穿着一件干净的衬衫，脸洗得十分干净，神采奕奕，也开始注意自身

品行和公共卫生。大家认为汤米的成长需要很多的休息时间，所以都尽量不发出噪音吵醒他。为营地赢得那个糟透了的名号的吵闹声和喊叫声，在胖子的小屋可以听到的地方都被禁止了。人们低声地谈话，像印第安人那样安安静静地抽烟。那些亵渎上帝的话语在营地里悄无声息地消失了，连“妈的，真走运”和“妈的，真倒霉”这样的话也因为有了一种新的个人意义而被大家摒弃了。音乐在营地并没有被禁止，只是大家开始感觉到它有一种抚慰、镇定的特性。营地里非常流行的一首催眠曲，起初是由一个来自维多利亚女王陛下澳大利亚殖民地的英国水手“战船杰克”唱起来的。这支歌曲的曲调低沉，凄凉悲壮，歌颂着“阿瑞托萨号船上的四十七个水手”的丰功伟绩，每节都以一个拖长的渐渐低沉下去的降调作为结尾，“在阿——瑞——托——萨——号上”。每当杰克一边抱着幸运儿摇摇晃晃，就像飘飘荡荡的船一样，一边哼唱着这首海军小调，那真是一个无比美妙的景象啊！也许是出于杰克特殊的摇摆，或是他的歌曲的长度——总共有90节，而且每次都是诚心诚意地、尽职尽责地唱到最后悲惨的结局，催眠曲一般情况下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个时候，人们就躺在树下，抽着烟斗，沐浴着夏日黄昏柔和的阳光，陶醉在这美妙的歌声中。当时营地的人们有了一个模糊的想法，认为幸福的田园生活就在他们身边。“眼下的这种情景，”来自伦敦的西蒙斯躺在那儿，撑着双臂沉思着说，“真是人间仙境。”这让他想起了格林威治。

在漫长的夏日，幸运儿经常会被带到咆哮营淘金的那道峡谷中，躺在挂在松树枝间的一张毛毯里。后来，大伙儿还试图简单地用鲜花和灌木枝来装饰这个“凉亭”。人们通常给幸运儿带来一簇野生的金银花、杜鹃花或是色彩斑斓的蝴蝶花。他们突然意识到，这些花的确很美，很有深意，而以前却被不经意地践踏。一片闪光的云母、一块斑驳的石英、河床上闪亮的鹅卵石，在人们逐渐变得明亮、清澈的眼睛里，都是那样的美丽，而且总是要放在一边留给幸运儿。说来也怪，



大伙儿常来胖子这里闲逛，问问“幸运儿最近怎么样”，也都很喜欢屋子的变化。

树林和山腰竟然有那么多“可以给汤米玩”的好东西。汤米四周的好东西，就连来自仙境的孩子也没见过，想想应该是十分满意的。汤米也确实很安详、快乐，尽管他带有孩童的那种严肃，在圆圆的灰色眼睛里，却流露出沉思的神采，这使得胖子有时很担忧。汤米还是很听话，很安静的。据说，有一次他爬出了“围栏”——围绕他的床用松枝搭成的栅栏，头朝下摔到了松软的土地上，瘦弱的双腿挂在空中，这样毫无畏惧地撑过了至少5分钟，被救下来时连哼都没哼一下。还有很多例子可以证明汤米的机灵过人，遗憾地说都来自那些带有偏见的朋友，因此我很犹豫，并没有将述说都记下来。有的还带上了点儿迷信的色彩。“我刚刚爬上岸，”一天肯塔克兴奋地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妈的，就跟飞来趴在膝盖上的一只松鸦聊天。我们两个在那里非常随意，非常友善，就像两个小天使似的相互唠叨。”

然而，不论是汤米爬过松树枝，还是懒懒地躺着，眨着眼睛望着上面的树叶，对他来说，鸟儿总在歌唱，松鼠唧唧喳喳地跟他讲话，花儿也绚丽地绽放。大自然成了他的保姆和玩耍的伙伴。为了他，大自然特意让一缕缕阳光透过茂密的枝叶，来到他的身旁；让那和煦的微风带着月桂树和树脂的芬芳来探望他。高高的红杉树在对他亲切地、懒懒地点着头，蜂群沉吟着，连白嘴鸦也唱着歌哄他入睡。

这就是咆哮营金色的夏天。他们正在鼎盛时期——幸运儿在他们身边。所有矿地的产量都很充足。营地的人们都很看重他们的特权，疑惑地看待每个陌生人。他们不鼓励移民来营地，为了保证这种“隔离政策”更加有效，人们抢先占有了环绕营地山墙两侧的土地。再加上枪法出众的名声，咆哮营的财产丝毫没有侵犯。只是邮差——他们唯一和外界的联系——有时会讲些关于营地的绝妙的故事来。他会说：“咆哮营那里有一条街，红狗的任何一条街都比不上它。他们的屋子周围爬满了葡萄藤，种满了鲜花。人们一天洗两次澡。他们对待陌生人是那样的粗暴，却崇拜一个印第安婴孩。”

随着营地的繁荣，大伙儿都期盼着进一步的改进。有人提议明年春天建一座旅馆，为了幸运儿着想，邀请一两个正派人家来营地居住。有女性陪伴着汤米，也许会更好些。对于这些一贯不相信女性所共有品德和优点的男人们来说，这次让步实在是很大的牺牲，而一切都要归功于对汤米的爱护。有几个人仍旧反对，但由于决议要在三个月后才能生效，少数派也就温和地接受了，并希望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来阻止这种情形发生，事情也的确发生了。

1851的冬天对于山区的居民来说都是难以忘记的。内华达山脉覆盖着厚厚的白雪，每一条山谷都变成了河流，一条条河流又冲积成了湖泊。每一道峡谷变成了奔腾的河道，汹涌地冲下山腰，推倒了大树，将漂浮物和残骸散落在平原上。洪水已经淹没过红狗两次了，咆哮营也感到了灾难的预兆。“大水把金子都冲到沟渠中去了，”胖子说，“以前就有过一次，这会儿又来了。”那天夜里，大水漫过了北岔口的堤岸，席卷了咆哮营三角形的河谷。

汹涌奔腾的河水、折断的树木、残缺的木材，伴随着黑漆漆的夜晚，吞没了这个美丽的河谷。在混乱中，根本无法将营地里冲散的人聚拢过来。天亮了，最靠近河岸的胖子的小屋已经不复存在了。在河谷靠上点的地方，人们找到了屋子主人的尸体，可咆哮营的骄傲、希望、欢乐——幸运儿却没有了踪迹。人们伤心失落地返回了营地，岸上的一声喊叫唤醒了他们。

从下游驶来一条救生船。船上的人说他们在下游约两英里的地方救起了奄奄一息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婴孩。有人认识他们吗？他们是这儿的人吗？

大伙儿马上就瞧见精疲力竭的肯塔克遍体鳞伤，躺在那里，怀里还紧紧地搂着幸运儿。他们凑到这一对很不相配的人身边，发现孩子已经冰冷了，没有了呼吸。“他死了。”一个人说。肯塔克睁开眼睛，“死了？”他微弱地跟着重复了一句。“是的，伙计，你也快不行了。”一丝微笑点亮了即将离去的肯